塔子山战斗纪实

王海泉

1946年3月，苏联军先后从沈阳、四平北撤，紧跟着国民党军进入沈阳并由此向北大举进攻。我东北民主联军一面先行夺取四平，一面在四平以南地区阻击国民党军北进，且战且退。4月中旬，我军退到四平，5月18日，在四平城东南约10公里处的塔子山打响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攻防大战。

塔子山海拔400公尺左右，是这一带的制高点。在短程火器主宰战场的时代，占领制高点，意味着大炮、机关枪可以居高临下发挥武器覆射封锁的重要作用，且便于居高临下观察敌情。国民党新六军一部攻山，东北民主联军三师七旅19团守山，经过大半天的激烈争夺，终因实力悬殊，我民主联军因伤亡过重阵地失守。此阵地被攻破，牵一发动了全身，东北民主联军被迫全线撤退。

对于此次战斗，有两位当事人是这样说的：

时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处长的李作鹏，是当年奔走于塔子山阵地和梨树总部的联络员，他在日记中写道：.……至十七日，敌已占领了我军的“三三一·五”高地、平岗以及哈福屯等阵地。十八日，敌新六军在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付出了重大伤亡之后，又占领了塔子山阵地。塔子山是我左翼防线的要点，距四平二十里。山顶方圆不过七八十米，但居高临下，俯瞰我四平东北一线全部阵地。敌人占了塔子山以后，于我十分不利……当夜，我前线部队立即撤出了阵地，按预定计划进行战略转移了。

1986年，当年率队防守塔子山的原三师七旅副旅长王东保回四平踏察旧战场，笔者陪同他上塔子山。王东保指着山坡上一条浅浅的沟痕说：“敌新六军为了占领这个制高点，于5月18日拂晓首先向我守备的十九团进行连续不断地猛攻。敌人用炮火轰击，用飞机轰炸，支援其步兵作战。塔子山是石头山，没办法深挖掩蔽工事，敌人打炮、空投炸弹，我们的战士没处藏没处躲，伤亡很大。”此时天下着小雨，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老人脸往下流。他又坚定地说：“但是，我们的指战员表现出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当敌人炮火延伸时，我们的全体同志从血泊中爬起来继续战斗，顽强地坚守阵地以反冲锋、白刃肉搏，打退敌人无数次大规模进攻，打得敌人尸横遍野。但我们也伤亡极大，最后撤出时全团只有不到两个连的人。”

有两位军史专家对这次战斗的记载较详细：

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一书中记载：“这里的阵地原由万毅部的五十八团防守，由于伤亡过大，阵地后来被移交给第三师七旅。七旅在之前的战斗中已严重减员，塔子山阵地上只有十九团一个团。五月十八日，新六军在向塔子山进行了空前猛烈的炮击之后，步兵在飞机的助战下发动了强攻。十九团五连的阵地前突，八名机枪手全部伤亡，副班长杨甫南一个人轮流使用九挺机枪射击。防守核心阵地的三连和十连，面对敌人的集团冲锋，无一人后退。连续的激战令官兵们无法垒就工事和掩体，他们在犹如暴雨般倾泻的炮弹中血肉横飞。”

刘统记载：“5月18日，新6军集中兵力，以强大的炮火向塔子山猛轰。在方圆不过七八十米的山头，几分钟内就落下500多发炮弹。炸得山上乱石横飞。塔子山是座石头山，没有办法构筑工事，守在山上的7旅19团战士只好寻找比较大的石块作掩护……班长王先德正在隐蔽，突然身边好似落下一颗炮弹。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被炮弹炸飞的腿。他一阵伤心，咬着牙说：“记住，这是我们同志的腿，我要用敌人十条腿来还这血债！”国民党军以一个营的兵力向山头发起冲击，王先德和大家一起不停手地往下面扔手榴弹，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但在敌人持续猛攻下，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情况危急。夜里9点，部队不得不撤离。

有人曾问，既然塔子山是四平周边的制高点，对于攻守四平这样重要，那么从1946年4月18日国民党军进攻四平城算起，四平保卫战进行一个月了，这期间攻城的国民党军怎么没有想到实施攻占塔子山制高点行动？这个问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郑洞国给出了答案。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们进占沈阳不久，蒋介石先生给熊式辉将军和我下了一道密令，限我们于4月2日以前占领四平街。为此，我们连夜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略。会上，大多数将领认为位于沈阳东南的本溪是解放军的重要据点，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又集结有十万重兵，对沈阳是个严重威胁，必须首先拔除。但蒋先生限定4月2日前攻占四平街的命令又不能违背，所以会议最后还是决定：由刚到东北的另一位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长官梁华盛将军到中长路方面，指挥新1军和第71军先行向四平街方向发动进攻；稍后另以第52军军长赵公武将军指挥该军25师由抚顺出发，新6军之14师由辽阳出发，分两个纵队于4月7日向本溪进攻。”

原来，国民党军是在四平和本溪两个方向分兵作战，前期进攻四平的兵力不足，怕过于分散吃运动战的亏，不敢分兵攻打塔子山。

国民党军于5月3日攻占本溪，民主联军主力三纵队撤离。

陈沂在《四战四平》一书收录的《四平保卫战》一文中说：“战局的发展和战斗的关键在三纵和新六军那里……三纵没有估计到，就是前总也没有估计到新六军美械装备的优势，特别是他们机械化运输的优势，他们以小部队和我三纵部队在阵地上厮杀胶着，大部队使用600辆汽车装运，强行通过。途中遇道路翻浆，他们铺上钢板通过。等我军发觉，用炮火追击已来不及了。这样，新六军主力很快就冲破了三纵的防线，进入四平的右侧，而且很快就占领了西丰、平岗车站，然后又很快进占哈福车站，利用他们美械装备优势，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直扑塔子山和三道林子。”

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烈士——李长海

魏晓光

李长海（1925—1950），梨树县九区付家街（今四棵树乡付家街村）人。1925年3月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6岁丧母，由嫂子抚养长大。在安家屯小学读四年初小，后到喇嘛甸读高小一年，因家穷辍学，回家务农，给地主打短工。

历经磨难 红心向党

日伪统治时期，对适龄青年经常抓兵，体检合格的被送去当兵。李长海为逃避抓兵，常在外躲藏，有时夜不归家。1945年3月，村公所带领警察队把李长海抓走，经检查合格，被押进火车，拉到哈尔滨江上的新兵训练处。这个训练处属于日本部队，各团、营、连都有日本军官。训练处在哈尔滨江北岸，李长海被分到第二连。新兵训练，首先学走步、跑步，几步远就站一个班长，稍有错误就被踢一脚，再有错误就拉出队列遭一顿毒打，挨嘴巴是常事。昌图有个叫王守信的人，经常被毒打，一个多月就跳江自杀了。新兵每顿一碗高粱米粥、两个面包，后来是一平碗高粱米饭，每日两餐。住处是对面板铺，中间一个炉子，一个班一个屋，一共两个班长，班长是老兵。训练处等级森严，绝对服从。长官打兵，老兵打新兵。一次长官打老兵，一个新兵趴门缝看热闹，被里面的人拽进去一顿毒打，新兵们每天提心吊胆。

1945年，苏联红军接收哈尔滨后，日本侵略者及其家属仓皇逃回日本，江上新兵训练处没人管了。苏联红军宣布新兵解散。9月，李长海幸运地逃回家里。这段经历使他刻骨铭心，心底埋下仇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种子。

1945年10月，共产党接收梨树，七、八、九区最先建立区工委和区民主政府，李长海瞒着家人参加了革命，任九区区工委书记兼区长李文华的通讯员。他坚信共产党，坚信马列主义，他认定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1946年2月，李长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4月，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保卫四平，九区区中队参与打击四平外围的反革命武装和反动势力。匪首“天下好”的匪队窜到前家把屯，住在老管家的院里，区工委和区政府得到报告后，区工委书记兼区长李文华带领12名武工队员前去剿匪。区中队敢打敢拼，土匪一窝蜂似的从院子里冲出来，双方火力都很猛烈。李文华的马被土匪打死，李文华跌落马下，李长海机智勇敢，他勒回马头，顺手把李文华拽到马上，救起了李文华，但李长海脖子上挨了一枪，最后他们终因寡不敌众，丢下马匹，跳上大轱辘车集火猛攻，土匪们不敢追击，脱离战场。李长海的脖子鲜血直流，经过医生检查诊断，伤口正好在穴位上，子弹是三八式枪打的，只打穿了一个洞，没有爆炸，李长海没有生命危险。这次战斗以后，李长海被提任区委委员，调任六区任街长。

1946年5月18日夜，参加四平保卫战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和驻扎梨树的四平保卫战指挥部战略转移北撤。李长海的伤还没有痊愈，跟随县委、县民主政府、县大队，在郝正平的领导下撤离到双山，后来撤离到长岭县新集场。队伍撤出后，国民党军队很快占领了梨树，进驻之后到处抓共产党员、党员干部以及干部家属和靠向党的积极分子。李长海的家被挂上牌子。国民党军、警察队去他的家中搜查，因为家里很穷，没搜到什么，把他家仅有的一头毛驴拉走了。他的父亲、哥哥都被抓去审讯。当地的地主和豪绅对他家人侮辱、谩骂。

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夏季攻势，不到20天的时间收复了大小城镇数十座，原在双辽边组建的梨树工作团，在郝正平的带领下返回梨树进驻榆树台。李长海随部队返回家乡，家乡人和自己家人终于扬眉吐气。

随军南下 献身大西南

1948年底，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干部随军南下，分赴南方各地开辟新区，接收和组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1949年5月，中共辽西省委组成南下干部党委、总支、支部，梨树县被调人员有县委书记岳胜、宣传部长黎力明、公安局长马远培、工区书记范飞、梨东大队长马安保、榆树台街长李长海等 40 多人。南下工作团集训学习，培训后分批南下。1949年11月，李长海到湘西晃县（今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任晃县城关区区长。晃县是湘西边陲重镇，以侗族为主的多民族聚集县。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湖南长沙后，向大西南进军，在雪峰山全歼国民党白崇禧部第7军、第48军、第50军。11月7日解放了晃县。白崇禧乘飞机逃命后，窜到芷江，在芷江纠集湘西、黔东南各地土匪（如匪首杨永清、姚大榜、潘壮飞，杨德莊等召开联席会），磕头拜把歃血为盟，组成“楚汉帮”“不寿帮”等帮会，并推荐杨永清为楚汉帮“帮主”，姚大榜为“龙头大爷”，拉帮结伙，把湘西和黔东南各股匪绺编成所谓的“湘黔边区反共游击总队”。杨永清为司令，姚大榜为副司令，在各地扩大武装，每个乡成立一个支队，由原伪乡长任支队长；每个保成立一个中队，原伪保长任中队长，妄图垂死挣扎，卷土重来。到1950年，土匪总数达六千多人。这些匪绺虎视眈眈，骚扰顽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晃县的斗争形势十分严酷。李长海带领城区中队，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同土匪绺子日夜周旋，清奸剿匪，有时围歼，有时奔袭，土匪对他恨之入骨。

1950年初，为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保证过境部队的粮食供应，李长海等组成征粮队。2月27日，他带领二区区长刘允生、二区干部张学哲、唐荣栋、张荣生、县政府民政科干部徐健行、县文化馆干部姚源岗7名同志去二区新合乡（现大湾罗乡）木铎溪等地开展征粮工作。当时地主、富农暗中反对，破坏征粮，拒绝参加工作队召集的征粮会，当晚秘密勾结贵州黄道司土匪肖宗淮，谋划杀害征粮队同志。工作队不明情况，仍按原计划分组深入各保甲开展工作。

2月28日，各组分头行动，均遭到土匪伏击。徐健行带领两名刚参加工作的本地同志在前往米公寨村的路上，遭到土匪埋伏。徐建行听到枪声，马上向土匪反击，掩护同事撤退，因寡不敌众，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与此同时，负责全面指挥的李长海、刘允生也遭到土匪包围，李长海和刘允生担心在村子里战斗会伤及群众，便冲出院子，指挥群众不要惊慌，注意隐蔽。当刘允生跑到村外岔路口接应返回来的同志时，又遭遇土匪，战斗异常激烈。刘允生在突围时，被敌人子弹击中，跌倒在地，因流血过多，英勇牺牲。

李长海冲出院子后，与刘允生失去联系，只身一人在村外与敌人周旋，因地形不熟，身负重伤。这场战斗中，刘允生等6人当场遇难，李长海重伤被俘。惨无人道的土匪将李长海用绳子拴在马后，从山下拽到山上，坚毅英勇的李长海活活被拖死。县大队闻讯后迅速赶来，但土匪已全部逃走，群众含着热泪将李长海等7名同志的遗体收殓，葬在天雷山上。

第三编
四平党组织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9月—1949年9月）

党史

团长冯光生、政委叶树德接到团部被土匪袭击的报告后，分别从长岭、杨大城子方向率队赶回增援，汲寿柏、鲁志闻讯带队逃跑。之后，王洪俊与鲁志两股叛匪合编一处，成立国民党保安独立第四团，王任团长。后又改编为国民党八十八师二六二团。

在“冯团”进驻怀德城不久，国民党杨大城子区党部骨干分子便开始与公主岭的伪警察徐文汉进行秘密联系，通过徐文汉对驻防杨大城子的“冯团”二营四连连长逯守仁进行策反，逯守仁的立场发生动摇。一次，逯守仁带领七八名亲信，借到朝阳坡取枪之机，找到徐文汉，经徐文汉介绍，国民党四平党部派姜原民、何元顺同逯守仁取得联系。逯守仁决定叛变后，国民党四平党部委任徐文汉为团长，逯守仁为营长。并把标有“辽北先遣军”的蓝色旗帜交给逯守仁，具体叛变时间由徐文汉通知逯守仁。

12月中旬，国民党四平党部派姜原民、何元顺窜到杨大城子，与逯守仁密谋叛变事宜。12月17日上午，政委叶树德得知怀德城三营叛变的消息，同时，觉察到骑兵连连长王贵也有叛变迹象。于是在12月17日晚，以晚点名不带枪的方法扣押了骑兵连连长王贵，将骑兵连一、三排全部缴械，人员遣散回家。叶政委同时决定，第二天拂晓带部队出发，到双城堡会合一四九团。逯守仁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同“冯团”六连连长刘景华与窜至杨大城子的姜原民、何元顺、徐文汉联系，共同研究决定，在叶政委出发前进行叛变，并由逯守仁作叛变部署。

12月18日凌晨，叶政委正准备带队出发，叛变分子抢先在院内开枪。由于二营已全部被逯守仁所控制，叶树德政委只带四五名警卫人员从烧锅大院冲出。逯守仁带队攻打团部，在叛变分子的威逼下，团部人员投降。从长岭回来的“冯团”一营二、三连在二连连长毕廷德的怂恿下也叛变投敌。

逯守仁带领叛匪带走大枪20余支，马60余匹及其他大量物资流窜到伊通县境内，与伊通县靠山镇土匪陈守仁合并为一股，继续与人民为敌。曾抓捕杀害伊通县公安局靠山镇分局局长刘兰廷和其爱人，抢走军用运输汽车1台。在一次袭击自治军部队运输车队时，俘虏战士18人，抢走棉花1车，食盐1车，步枪30余支，轻机枪1挺，马4匹。1946年1月，该匪队被改编为国民党辽北保安第二团。同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四平市时，将该匪团击溃。

毛城子事件

1946年4月9日晚，在国民党东北行营第六支队情报员的策动下，毛城子区中队二分队队长王凤起等人，勾结土匪100余人，攻打毛城子区政府驻地“聚兴泉”烧锅。在遭到顽强抵抗后，匪徒放火烧毁区政府办公的房子，区委书记兼区长俞良银及其爱人徐萍等人在这场叛乱中牺牲。

1945年12月下旬，杨易风带领30余人组成的工作队进入怀德县。为了尽快地建立区、村政权，清算汉奸、恶霸的罪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支援前线，中共怀德县委成立了以俞良银为团长，王农、李士福为副团长的怀德县西北地区工作团，到杨大城子、毛城子一带开展工作。

（未完待续）